

湘綺樓箋啟附一

目錄一

長沙湘潭王闔運字壬父著

張文心十一啟 龍希蟠一啟 唐藝渠一啟 敖
金甫一啟 楊石泉二啟 劉印渠一啟 張參贊
一啟 徐受蘅四啟 徐章京一啟 于晦若一啟
連希白一啟 朱香蓀一啟 董研樵一啟 譚
文卿一啟 李小泉二啟 陳懷庭一啟 左季高
二啟 李少荃四啟 易笏山三啟 王一梧一啟
裴樾岑八啟 宋芸子三啟 周自菴二啟 王
鼎臣一啟 陳伯屏一啟 易中碩二啟 丁康侯

一啟 鄧直牧一啟 王理安一啟 瞿子玖一啟

朱竹石一啟

涪綺樓箋啟附一終

目錄一終

湘綺樓箋啟卷第一

長沙湘潭王闓運字壬父著

與張世兄

前聞將至鄂中故未奉問昨見省鈔乃儼然逐隊李石
之門豈有說邪東野世丈亦入都長涂川資何出闔運
鄉居衣食足供十口手寫九經已得四矣春花滿庭間
復弭酒蕭然自喜不知前之爲夢也桂陽州將修志猥
以閩運充乏之當於四月攜家一游兩三月便還廨所浮
家泛宅何必江湖此實至樂在不知明日事耳仁兄意
致高穆可以相聞

不奉款曲又已兩稔屢得永州書詢音問通否慚無以
答也仁兄坐宰如官何子貞文咏城陵委員詩云見人
倨傲無規矩坐卡如斯况做官
遂無冷銅之分取得家屬相攜琴書不廢亦足以浮沈
送老矣州縣況味前已略嘗益民者少損己者多幸有
文史自娛可終身不署補也閩運滯於衡城商訂圖志
所獲無幾曠日已深去歲家叔父病亡三涉省會藉見
諸友獨少良規頗懷感念之意因春寄訊聊待萱蘇君
山新茶眞者可爲致一二兩假者亦致一二斤以慰渴
思專問同福不具

前書薦孫世兄竟未奉報蓋舖遞浮沈山居深遠相思

之意寄於想望而已聞雅政無儔百廢具舉畱賢自助
遂騁二龍都梁之芳與塗歌其遠何意山城得此佳會
甚羨且妬也闔運於十月至應陽故城主於席氏料檢
圖志并已畢功東安武岡境間有奇石謂之蕭巖相傳
爲歷湖南一山自宋時知武岡軍周裕游焉磨崖題名
歷五六百年人罕游探今冬月晴煇又值吾輩咸會近
地已畱告東丈尅日同游吾兄按圖行鄉正茲巖主人
宜定良辰招二鄧南迎永州之騎西會故人之約畱飲
三日刻名賦詩爲一時勝事專書奉約卽候復章
得書知欲坐而致人惜蕭巖之無緣也從東安蘆洪至

貴州與橋越領有三日程天殊未能晴又已入人地行
止遂不自制還必歲除矣閩運作思歸引時更有詩云
湘綺樓中他夜雪好將鴛瓦當油衣自此誓不雪中孤
行若迫以時日必逢雨雪俗所云犯祝神者甚可畏也
明春當偕妻女同來以此間尙有小小筆札事圖志已
畢矣專此奉復順頌夫人同福兩郎並佳邪

中秋日得手書及張生膏火銀十六元敬悉政成年豐
兼訪遺文得篋中藏彙將付手民備攷覽甚善甚善從
衡陽來者說尹不去口足徵此邦醕樸過於武岡抑亦
仁兄學術日進月異而歲不同也閩運塵中碌碌思前

游已復邈然若得遂補臨承仍當攜家南上山川有緣
必果斯願矣軍志甫成十篇尙有短篇七首未就思於
九月畢工泝湘一別爲出山入川之計刻下正冗迫也
八月廿日大兒幸得一子請報嫂夫人謝照轎之光湯
餅俟補設耳

昨夜偶思秦人歸成風襜欲見秦與魯莊親密襜及其
妾交情至深卽所以起築臺於秦之爲秦國也桓元年
見越十二年見鄒越鄒二國皆於昭公見世乃見之僖
廿年見隨直至哀元年乃再見知春秋前後相通國名
邑名不可同也因政箋說別紙呈政皆出老兄之啟誘

以後務乞隨時見誨爲幸

去臘得賜書以亡室告終承憐薄弱撰文垂遠將託衮
華拜頌崩摧感何如矣望溪不輕下筆簡文乃肯誅劉
語不虛增光昭泉下謹刊人家譜用志鴻施賢嫂夫人
當已卜宅志銘無愧述德爲難籌度經年懼辱來命昨
積雨經月夜出泝湘獨坐舟中忽有所感還家援筆頃
刻而成雖體格不高風骨頗振掃除門面直書情性有
悼詩所未及者生平合作也淑儷固宜美銘亦亡室靈
魂不忘閨友若或啟之不然無此韻也老兄好行善事
食報亦宜但久獨神傷恐非逝者之願若閨運之頑質

計一死足報賢與不肖當思俯企東洲拘窘籍息奔馳
兩兒將有浙行諸女並從衡寓因呈拙藁不遑贅言

前得還書情文並斐新秋感念遙想淒清垂老安居自
然離索人之分也深思佚我自娛而已施惠鄉里亦消
遣之一端而動或垂時不如其已唯勤教誨來者與之
庶乎无咎耳閩運老心猶童不忘游樂苦無負託坐爲
五女所累乃知古人貴男正自有道待幼者嫁畢已比
十矣此女新許儁丞爲兒婦儁已七十又癡於我也亡
妻墓名篆蓋未榻先寄一分呈覽今年遂無所作唯公
羊疑義初通二條容俟年終將應改者編鈔寄上以補

刻本之漏酷熱猶未減久疏筆研荒矣髦哉起居如何
暇仍答示

比年時聞起居嫻未通書亦實無可言也昨知攜孫出
游欣承健喜既至上海咫尺漢湘秋末潮平洞庭風利
不十日程耳何不重游湘東下榻東州作數夕快談弟
十年來頗有長進亦驗兄閒居所得非僅誇杖履優游
也暮年頽唐者多少壯朋交不復相思存者晨星乃如
參商如吾兩人蓋不可得亦未知弟之薄於故舊耶抑
諸公道不同也相見時當快吐此鬱鬱耳專書奉迎不
復多及

文心世仁兄先生道席前月得復書適以春游訪李若
農於袁州往還二旬未及作報比歸復得手教及寄到
鶴茗清映心目喜懽無量承示刪改莊敘謹卽如所箴
涂易之闖運平昔不攻宋學以不相爲謀之道懲辨生
末學之言凡所著述未涉唐後緣論禪悟順筆及之遂
荷指正焉有不懌者乎穀梁申義於前年鈔呈由郭筠
仙轉達奈何中沒今並補上彼係手書此則傳寫耳比
年作書箋廿九篇已成近又作詩補箋及禮記箋初命
生徒剗稿多發古義有可觀覽惟獨學無友鮮啟憤悱
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廖學使頗勲懇於學政昨以摺替

致烏合市人連圻民屋以此知處事之難非倭學可辦
仁兄殷殷於近思無亦致精於聖道蓋儒聖之分門久
矣所索碑搨俟考後寄呈經策本無藍本策問有孫芝
房芻論一册可賅大政至經史疑義多是陳言以專衍
了之無異條對也近日經學將興貞郎尙宜畱意闡運
兩兒材志駑劣一無可言乘郵奉問起居不具

自強不息老而劬學每得來書輒自皇悚滄海橫流之
時乃有此山澤耆儒麻覽古今如出一轍老兄當知消
息可搜集一傳弟爲敘之勝於表章遺逸足以警惕凶
庸也但區區老翁不踰繩尺求志達道孔所未見弟躑

躡其間不願同游他日儻亦附名則寃屈耳承別示養
心方頗有老態弟尙不須遵此人生適意安能自養以
求生乎今夏早熱氣爲所奪及涼冷遂懈怠矣頗欲東
游以振之好自琢頤預備暢談
致龍高平

希蟠仁兄先生道席正月至宅中聞已治辦刻期出作
選人心頗不以爲然然成事不說遂不諫也今已半年
尙未成行殆有所裴回而待朋友之決定邪聞運不言
計無有不面諛而後言者請試論之夫官者無止境而
遭者有幸否以令長爲致身之資則已末矣以莛歌爲

三徑之貲則未可料矣今居省城視昔居省城時何如
何憂其不足乎爲貧而仕非兄志也直以才智應發久
間不試思欲一顯其神明之譽特不知出遇僻地逢惡
長官將一無所施或補大缺遷高官將欲罷不能五十
之年僕僕形役此有官癖者爲宜而以老兄之初志又
未屑與悠悠者浮沈矣吾輩才德有限必無富貴令名
並集一身之事以近事論之咏滌季霞皆艱苦成名筠
仙最逸猶臥矛桿眉生棄家乃得徐海杏農高名困於
張李庸齋上德被謗廣東彌之九傷辛眉坐隲申夫再
劾闔運長歌出處之分校然如此將欲與官瑞爲列而

先冒良吏之名或欲與陸隲陳鵬並驅而今有理問之
第語曰知止不殆况其止乎斷事最難幸無謂進退綽
綽也夏寒沈陰起居珍重

致唐郎中

前聞太夫人壽辰適已過期闕於道祝又聞慈躬微恙
旋已有痊幸甚幸甚昨一程春翁書並寄到惠函及潤
筆三百元具徵孝思無一損已揚親之美欽喜惟倍但
碑銘例有人事行狀不以利終先公於閩運忘年雅契
同事廿齡大德遺聞素所仰悉故稍加詮次卽已斐然
若因而受謝弗彰公道既使閩運有傷廉之譏又傷先

公知人之雅抑令人疑賢兄弟私願榮親喜於聞譽故不敢承領非自外也狀版早交春翁宅中李次公碑文尙未寄到尙須諸兄函索之茲附呈奏稿六本並所寄三百元統希察入閩運以丁官保前歲久要於十月內軍志告成卽行買舟入蜀游期久暫未定憊日尙寄城中明年秋試鑄兄當送考來省否酌兄何日之官樊口事以平淡了之鄂中今無事也

致敖郎中

去秋復上一函計達清鑒仲冬泝峽西上除夕前日屆於成都比見丁公果如所諭謬以講席相處初以三年

宿諾意其求友之喬聲不圖千里尋師乃作擔簦之來
教逡巡三讓固執一辭便欲告歸實爲駭聽今年二月
移入館中以佔畢之荒儒對卿雲之後輩其爲不稱亮
荷深知唯孝達刼立不易未經整飭以閩運涇涇之性
蒙諸生抑抑之謙將廢者于是更與未備者俄而悉補
甫及一月已有可觀用報鄉先生使知蜀材之盛也珂
里人來具言老伯大人高年嬰鏢令弟秀發恂恂聞之
欣頌仁兄秋官久次美譽益章著述當增暇幸錄示閩
運去年撰成湘軍事志十七篇於長沙開彫今尙未得
清本及至貴省工課頗繁當俟夏間方能理業媿屬仍

居鄉里恐江湖之險又作客不宜有所願牽錦里之留
因茲難久意欲得三數高足分習三科然後改院長爲
學長不借材于異地乃爲佳耳聞孝達有次子出後其
兄者年近舞勺饒有父風聞運有第四女生于戊辰性
稍聰敏授以經義粗能理會伏冀仁兄近加訪察爲我
相攸若許相當便煩掌牒復書來日再可問名緣此未
通函孝達希畱意幸甚幸甚春寒來久伏惟萬福

致楊總督

自送行旌旋登平乘卿雲屯于隴阪客思託于沱潛雖
雍梁同方而行程俱驚入蜀以後官訟紛紜親覩風波

難安旅夢又初開講席日有課程昕鼓宵鐙靡遑他矣
側聞籌策兼總畱臺劄贊之勤勞於昔歲以至重大之
事曾無合力之人文卿又復翩然季丈真成騎虎非樸
忠妙略難爲一日謀也每一思之頭須爲白況躬綜其
成者乎穉帥之泄華陽原可安於厝火乃思危遠慮遂
爲淺識所驚已旣徒勞人亦受咎兩星爲之退舍百姓
頗亦騷然今方欲善其謀亦有才難之歎耳聞運謬居
祭酒職佐儒官諸生業勤差以追責家從弟少而失教
壯不自安求託旌轅冀加鈐約得其長安來信深感推
愛之恩昨奉惠書始驚天逝本無裹革之志乃承掩骼

之仁兼賜遠詢許謀歸葬聞運竊以爲延陵嬴博蒙叟
烏鳶處處可埋達人有例但此弟曾無妻子其弟妹爲
之主持若不迎喪恐于禮未盡未敢專決仍還書舍間
謀之惟示以附使致柩則萬不敢當俟定議後當由其
胞妹婿陳同知嘉績就近照護耳存衣便可施作佛事
以免交代之煩陳令從張朗帥在阿克蘇先亦在大營
文案可代闔運辦此也先此奉復敬頌道安不勝悲仰
之意

石泉先生尙書節下正月奉賜復時以寵畀益隆投艱
不易未敢依世俗稱賀而相距遼濶又無以助贊海嶽

故稽通候欽企彌增西極盛秋德威丕著甚頌甚幸湘
陰學行宜爲第一名相乃政府目以外行刻方爲圓良
不易易蔭公亦稱病欲退沅帥似不西來偉人穹官猶
之不遇如閩運等反爲達人矣蜀游因循三年冬初決
去近撰公羊春秋已成寫定後再寄呈正舍親趙秀才
一函乞畱意妥交敬頌鈞祺不具

致劉總督

前歲奉別遂闕通牋側聞滇黔人士傳道威德不動聲
色安於泰山凡在知交孰不稱頌比者連章示意頗念
明農朝廷注意西陲竟不得謝竊以爲大臣任事高下

在心但益國家豈知俗例絲針雖利未若龍淵如以寮
屬而遞歸何異假梯階而自進總督而不得行意今古
所無公自道多而術少耳聞運於去歲撰次軍志已畢
遂爲西遊初擬由蜀秦關隴還循黑水而南以圖良醜
及至華陽穉公畱主講席諸生已集勢不可辭好爲人
師古賢所患但上下牽綴去畱不得自如以負嘉招慚
於通訊今因駟便輒報行踪梁益同州承風在近儻有
所見尙當續啟先此奉達敬敬道安惟警鑒不具

致張參贊

正月寄上一牋言蜀中金鹽煤火之利思效鹿茸之義

方以無報爲怪昨得家書乃知有竊夔石故智者竟致
浮沈然比時風波駭人恐賢者亦隨俗裹足今者霜臺
隼射復攬威神部議重申兩旻退舍所有餘意願再明
之蓋聞才智之士患不遇時家有龍淵乃議剗剗仁兄
思精才敏非僅以文德營務爲富貴之極階而小試輒
罷但能卷退良以張劉力弱沈李交疏不階尺水終於
蠖屈筠公泥佛不保自身三數東行無成而返而又諱
其逐鹿高語臥龍以闔運之深交尙未傾其情愫此在
高才坐廢懷寶迷邦無與他人不宜勸進然闔運終不
能已者誠以近今能者無多惜其冉冉也蜀通三藏地

界英俄他日蔡州當今鞏洛富強之計久闕未舒督府
宏謨鄙人奇計小用小效大叩大鳴思慕恢廓之風願
商兵食之略幸承閒退可作峽游秋水向平無辭一訪
縱令無補聊作看山若可經營何難展布昔陶朱無心
將相而必致千金諸葛但食一升而樂窺火井人生要
在發舒其意豈以言利爲諱求官爲卑乎湘人得志東
南入蜀者率皆驚下由巔霞凡近不足提倡故也君家
松公不迎玄德則與五斗妖人同於草木何必狃於熟
路唯識淮綱仰望幼丹交通崇宇以爲百步王乎閩運
旣託業談經更無進取之理若夫瞻言百里遠慮十年

子牟魏闕之思仲連圍城之志非智者不可與道也今
且先謀興利以裕國本奏調擢用自在他時亦非僅區
區海關酬參贊之勞耳書至且宜深思以副所期有可
與談者亦可示之蜀中夏溼院內多忙然燭作書敬頌
雙福

致徐通參

伯澄先生侍郎閣下興平快聚幾欲忘歸江湖之人復
知闕下之樂以主持風雅如東海之納川也漕渠秋清
游人欣慨南衡北斗俱在天涯獨寐獨興勞於轉轂非
有翰墨豈代護蘇但浮雲西驅龍門難望勝游招致亦

憶歸人今寄上近作詩一篇并補注書大傳敘一首聊
當面謁見寂寥之遠致期奇賞之獎成驛便將書以榮
空谷短牋奉謝敬頌安和不宜

在里中竟未相見上牋亦未得復旋聞詣闕企仰何極
春明榜放正鴻臚奏第之時桃李公門比四裁爲勝也
闔運今歲以湘中將撰軍志攜妾入城寓居鳳凰臺饒
秀野之趣惟此書端緒頤亂傳述異同私論官書均當
兼采聞髮捻方略八百卷已用洋人活版印行未知曾
刷幾部可購致否或須求借方得頃書詢叔鴻弟乞其
代辦儻須大力者方可問津則求我公爲覓全部以資

攷證若必須借鈔曠日殫功以求簿錄卽亦不必勞費以官書本不盡精詳且此志又不資公家言也如有買則不妨多價以辦事未宜惜錢此亦莊生所謂兩行者耳前款已交芸伯轉呈太先生遲滯爲罪春深惟起居自珍不宣

受蘅先生台席在龍宅復箋未審遂將京票出京行五十里乃悟之益信辭受久暫俱有前定大惠不虛願也五日別故李將軍七日見今李將軍送往迎來歡情不沫談新語舊老境漸臻細詢興居同深慨慕九日遂同舟東汎仍以月半爲歸期春分後可看家園海棠但不

能游五頂耳此間果有攀留之說而情意殷拳反怨我不早出土各有志固不爲留然又撞高帽一頂矣與我好者爲好人其學識實亦大進廿八年不見彼此俱上天也富貴長進極難誠爲偉器知公愛奇故悉以聞近見豹岑否亦求致意謝未相待至湘復當有書奉聞

北行展會泥更瞻雲南城寄居春能煖雪五旬之聚千載所難寒食還家征衣未做祇以買山未得近市仍喧心緒靡寧手書久曠想韓榴照眼杜葛承恩旣肅臺綱卽司堂印雍容華貴延望欽遲闔運糧聚無多轍環將老旣過假年之望聊尋大易之門但爰象籒頤文言簡

輿勢窮鑽仰時復行游近欲營碧浪湖亭以爲野憇卽
題檀施用志桃投俟夏水平隄勘工定議再當寄呈圖
說求紀端由至於會館之鴻規募金之鳩集除雪公干
五而外多露臺百十之家不識諸藩作何登答儻有見
委請俟來年若冒視小成似宜拙速蓋拓大爲易淹久
恐難也首夏已煊日長增思輒憑驛使敬頌台安雲薛
露恩來時續當奉報唯昭察不宣

致徐章京

去歲爲劄剛作牋懇一事誤由票號遞呈經時未得復
示知未達耳十試已畢利鈍如何吾弟畱京積歲今秋

必宜遣返京官能銷磨心志在都者懶於他事不知行樂受苦立德建功外間別有天地久而悔之兩無及矣聞運去年復有會試之意行至長沙爲省人所留今攜妾暫居龍泉精舍方議排比歷年軍事以述實迹其中最難考者各小營起撤日月如募勇五百或三百卽有營官有餉項隨生隨滅人視之無關輕重而當時具有經畫最足以考證節鎮之材否而三江兩湖閩浙齊豫川廣雲貴山西直隸俱有湘人爲將者或他人爲將而湘人爲勇此十六省案卷豈能徧查惟報銷清冊易於稽覈同治三年雖奉旨免報其細冊仍送貴部備查鏡

初言軍機處方略館能手一二人均與吾弟相知好故去冬諄託並望回示以便寄上使費及筆札之資恐須吾弟面託前途但鈔湘營開立及遣散日月人數將弁籍貫餘皆不用若冊內並無兵勇籍貫及兵勇細數則並不用欵彼虛假帳目以省勞神此閩運等再四籌度選賢而公舉吾弟之意亦非以京官清苦爲此調劑之法也又平定髮捻方略若干卷已用洋字印行廠店必有可購並聞方略館有人常與過從其書既已印行必非祕書何處有買有借有討務求賜一實音以憑設法近有人云須全鈔者則費力曠時以求此無著之語卽

可不要矣且方略頒行而曰無處可覓豈人情哉凡事
非內行則處處荆棘一遇能者咄嗟立辦已函求大先
生爲吾弟之助摺弁還日迅賜確信

與于兵部

臨行遠送周至款深承寵非常惟有悲仰次日明發勃
海波平三日無風遂入江口小有洶蕩不廢安眠見贈
三器有備無患皆蒙愛覆以致平安行裝瑣細一無所
失在上海逢劉伯固得一鄉丁護行自此翩然無煩遠
屢矣停逆旅時遂大風雨春寒曉坐得小詩四韻錄呈
吟賞貴欲知我者喜聞閒適也上陵美美春樹當萋萬

里相思與雲俱遠有朋相問求致拳拳敬頌扈安緝相
未解僭紅爲罪羊涇逆旅上
致連散秩

希白仁弟殿帥爵前奉送行旌候已逾夏福門嘉禮未
及申賀旋聞田君言已駐萬縣同舟東汎錦帆安穩壁
海順流垂佩君門定逢新寵甚幸甚頌令兄已至駐所
謙從平安成都近無譎言但惜黎公之去耳實心任事
者不可多得蜀中積弊又深游崧之徒奉行良吏未足
挽頽波也俄事必無他慮而廷議爲正論所劫致謀邊
防思之歎恨亦未知兩宮眞憂勞求賢而不可得耶或

以今所用爲賢而姑徇輿誦耶故雖有所懷不敢自獻
昔荆玉三刎莊鴛一嚇九重萬里忠憤徒深每遇北風
何能不歎闔運濫居祭酒忽已二年山中信來促望還
棹以去臘方歸今冬當畱渡歲明年秋汎定戒扁舟爲
日尙遲可隨時通候也專此手復敬頌台安惟荃察不
具

致朱典史

香蓀仁兄先生道席長沙快聚歸夢猶歡秋風復涼佳
期未踐桂香招隱葭露遺賢當乎此時無任吟想邇來
集會論何文政廷璋一案致勞神蛇金剛之倫左袒右

袒吾等局外不遑私議試以尊意報我無若鄭尙書屈
殺張文祥也衡陽圖志寂寥無甚可觀須十一月乃得
刊竟近撰周易尙書并成尙書實古今之名作尙有未
通者須良友講論俟之來年耳人便奉牋祇頌多福
致董兵備

研樵仁兄年先生節下前歲道中奉寄一函已入鑒否
復聞分守鞏秦不得近聚又彼中荒冷當此時艱雖撫
馭勤勞未展驥足京都敲韻雅會難追唯勉勲名以樹
邊略亦足壯詩情也闔運還山苦爲州縣圖志所累筆
墨塵冗無異簿書久欲奉牋因忙遂輟新年湘上舟中

偶得小詩奉懷附錄呈覽如有佳問由文卿兄可達
自疏嘉問靡日不懷昨得寄書知閩運去春一歲經秋
始達天水復札八月乃來情思常新日月逾邁念此何
堪別也節下巡備列城同人有羸官瘠土之歎及觀所
示方將移風易俗講德興賢無快望於台司有設施於
荒徼高致遠度於此不凡乃覺六朝文人所懷浮淺唐
宋學者唯卹已私進德宏謨敢不敬賀閩運隴蜀之望
在覽光儀人事牽纏迄未命駕東安圖志已畢尙未刊
青寄上衡陽縣書聊供瀏鑿新詩一首藉達相思張子
衡志圖閩臬何心吟咏得君一貶已爲褒矣文卿開府

因仕致貧貧也非病未可退也有狂友李雨蒼手書諳
諳約闔運游河北妾年三十無可戀畱亦以舊交晨星
新知不續便恐獨立天壤無與爲言終當一出馳驅萬
里但進仕之意絕於乙亥矣節鎮紛移獨不能逢君於
近地殷勤跋涉自覺偏勞儻月內布按楚越則所禱祀
者耳杜祠記俟思之未可率爾來示不及家事媿屬已
至秦否入秋向寒惟珍衛崇愛爲頌

致譚總督

文卿先生向書仁兄節下今春在京師逢驛還西卽欲
附箋問安適將南旋總總未暇請疾愈堅皇畀益隆俄

夷新有違言旌節必無移理悵望隴阪我思如何伊犁
設守本左丈謬計遺此艱大以勞鴻畫然不過口舌焦
勤耳屯兵待餉則切近之憂方今除借帳遂無籌餉之
法此則當軸之過疆臣不能代籌大賢決去似可微發
其端願朝廷無務虛名而受實敝凡邊防皆無益而有
害自古無知之者由不通經術耳兵不戢必自焚此理
粗淺亦無人肯玩味漢唐強而宋明弱我朝兼之至今
日情見效覩而猶用李張一和一戰以自勞敝肉食者
眞不可謀耶丁文誠頗有獨見曾草密疏請罷海防閩
運以其賒人得罪勸其請對面陳故不果上由今思之

亦一恨也若節下之地位恐亦不可言此能引退則可言矣遠道區區聊備采擇閩運自蜀還負累三竿方謀洋財而敝縣志書久稽汗青又當畱辦亦賠錢嘔氣之舉羊質虎皮勢不得辭詩能窮人文能貧人故曰多文以爲富言文外無所有也然此不足慮不文則富矣時局如此窮將及我則可憂也久闕通候因匡君還奉問起居伏唯寬心自頤爲國解憂不任企禱

致李制臺

小泉先生尙書大公祖節下九月廿一日得賜書及寄惠官刻書三部循覽來教文美誼高以宏獎之心寓樂

儀之訓雖薄植謏聞未足承荷然九九之見一一之吹
因事量材通於爲政以茲宣德敢不拜嘉閒登鴈峰延
望江漢秋清鏡吹霜肅戟門載路依仁還轅保福幸甚
幸甚闔運八年閉戶一出求書經史研尋斐然有述比
已寫定易書牋說方蒐治公羊春秋他日謹當繕本呈
鑒或資過庭之訓昨檢所寄文選重出一函想侍史偶
差致以二部爲一此多上册則彼少下函儻係架藏無
難更換今謹奉上希飭查明將下函補發以成全璧如
無從考索卽希別賜一部重爲瑣瀆無任悚惶復謝嘉
儀恭叩侍福

致陳鄞縣

去歲從賢從處聞太姻伯母之喪今年元旦在石門山中得力臣郵至赴函彼時皆以爲靈輿當還伺日會葬無庸寄唁今夏文臺旋乃聞已厝浙江則怠慢後期之愆專在闔運死臯死臯伏維客居涼獨練時增感奈何奈何闔運久愧索居幸多暇日今秋以大兒當議昏攜媿居省城百日雖知交寥落而俗冗仍煩北風戒霜仍還所住謹因郭意兄舟便附呈萬錢聊助孝齋冀思親自寬臨啟忡馳

致左中堂

季高十三丈中堂去歲由里第附上一函計達鈞察西
征籌筆明習敵情昨讀大疏不減充國黃升劉退見用
人之至公知公晚年殊進也腹裏事益形沓泄闔運惟
有閉戶讀書以永朝夕族子樹相前從成道臺差委有
年人頗勤慎今以卑官託於宏幪微賤不能自達用介
一言俾謁庭下伏惟兼納並采門無棄材或畱供驅策
或試以州縣必能恪恭所職兢業自勉否則與以一札
使隨肅帥窺關塞之情亦器使之雅意也湘中人材日
復寥寥峴時兩公進退維谷大吏方整官綱以臨民士
視嘉道公卿有其隔膜無其雅望思之令人不怡想公

方勞心於西略顧不料善地不如惡地耳本欲相訪道
遠憚行輒先以書達

季高十三丈節下自乙丑從保定上書論吳生必敗公
事未得復書其後閩運以三月歸家七月入山至今四
年絕不與世事相聞友朋來問或及時事大抵皆數月
以前陳言鄉中人以爲新聞耳故以節下之駝驅勤勞
擘畫貞樸皆無得而稱焉筠兄書譎告封事乃知吾丈
蓋真欲謀國而非以官爵徇人者又屢聞兩蒼保之孟
星言公每與人言輒慮賢才不登而自歎衰老孤立何
大臣深思之賢乎閩運行天下見王公大人眾矣皆無

能求賢者滌丈收人材不求人材節下用人材不求人材其餘皆不足論此以胡文忠之明果向道尙不足知人材何從而收之用之故今世真能求賢者闔運是也而又在下賤不與世事性嬾求進力不能推薦豪傑以此知天下必不治也待天子臨軒而朝無休休相臣當依之旁求恆不若夾帟之訪問爲易則積弊已深矣今姑以節下用人論之嚴受菴才氣跣跣欲以死發其狂令得備一卒死鋒刃將百人償其志等死也而故斬之使發狂疾自縊而死豈閩粵營哨諸弁猶勝受菴乎此節下欲成全人材而反天枉人材者一也鄧保之一善

論說文人本非吏材而節下使之爲營務作府道卒又不悅而遣之豈保之先則勝受菴而後則不若壽山乎節下欲獎拔人材而又不鑒別人材者二也孟辛負氣好奇其銳敏不多得節下旣賞之矣而不畱之不調之欲其自投而後收之此欲籠絡人材而卒坐失人材者三也蔣撫楊督皆以薦起蔣則麤官楊乃陰鷲均不得終席視滌丈所舉之李沈旣不及之比於毛惲物論反甚焉節下徒知文人辯士之非偉器而非遠模徒知馬謖之違節度而不知魏延之非馴擾此欲別拔人材而不知遏抑人材之由者四也委克菴以關中畱壽山于

福建一則非宏通之選一則爲客氣之尤節下久與游
而不知是不智也無以易之是無賢也將兵十年讀書
四紀居百寮之上受五等之封不能如周公朝接百賢
亦不如淳于之日進七士而焦勞于旦暮目營于四海
恐仍求士而士益裹足耳閩運自不欲以功名見視當
世要事若存乎蓬艾之間旣非節下諸公所札調能來
亦非諸公所肯薦自代有賢無賢何與人事特以聞節
下之勤懇傷所望之未逢涉筆及之聊爲啟子耳比以
桂陽人士相要修志偶思節下久未相聞命兒子錄兵
志序一篇以質有道不可空寄一文當作書申敬意之

所及輒復論之又聞人言節下頗怪闔運不以前輩相推此則重視闔運而自待輕也今推節下者眾矣尙須求也附益之乎如闔運者尙不怪節下不以賢人見師也節下久不聞侃侃之言或亦感區區之意知我罪我闔運無與焉臨啟不勝所懷

致李中堂

少荃先生中堂閣下十日從公備承接逮授餐下榻仰費指撝雖快傾遲深慚汶瀆家事未了不獲畱依勃海揚舫猶憑威寵到家悠忽遂已改時久曠謝歲當荷鑒念想安神清暑佐治延薰長日蕭巖中外禔福幸甚幸甚

甚長沙積雨二使初臨官士失職以覲新猷惜豹岑之
不待耳聞運歸田無宅舍業而嬉俟冬初遣嫁第六女
後仍當游客比日筠仙暫遣代館而講舍悶熱殆難過
夏卑溼之國暘雨溽蒸延望海天彌羨清福臨啟不勝
區區企禱之懷

少荃先生中堂閣下自奉丙舍來書後久未貢牋風波
震驚獨當危撼赤舄几几隱若長城既非侯嬴之所能
佐又非馮煖之所能安東望海雲屏營而已國是未定
論帥無人幸劉軍猶一交鋒他日必不潰敗蓋整軍經
武幾二十年乃得此效非老于兵者不能也二張之比

塞陸殆猶不及乃昔則望風而謀奔潰今得成列而抗
顏行事半功倍誰之力與今或遂以爲口舌之功或又
責其言行相踐皆扣槃捫燭之談耳側聞明公猶持老
謀不輕言戰此則趙充國之所以報主葛丞相之欲制
東行名臣純忠固宜如此策士觀變竊有請焉今言戰
者未必戰言和者未能和詩曰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
又曰巧言如流俾躬處休當官而行臨事無讓盡其分
所當爲亦不必排羣言而申卓見也胡咏芝之嘔氣大
曾滌公之嘔氣長公今兼之尙何言哉若有可驅使者
比得信往返已無所及非閭運不來問訊也區區之忱

輒因驛問崇勳續得通候爲幸

少荃先生中堂節下相望寥廓久闕賤記屢聞傳道垂
念之意尤爲悚荷明公身繫安危獨當其難古今殆無
其比今年在湘與筠仙論俄事筠仙示與公往復之書
闔運比柬筠仙云君所言滿紙浮詞昔嘗謂君於夷務
勝李公今定知不及也蓋以十八條爲不妨許諾在朝
唯公一人在野唯闔運一人惜不獲面見證其歸宿耳
往在都門承欲以紅氈白帖見傲及今又廿年既不獲
作後輩聊復稱知音矣悠悠之論又何足惜然竊有參
者公之官宰相矣其職疆臣也疆臣握兵不可言利而

增防二軍果足以犄角耶抑終於備而不用似不如明
言除禁撤防坦然相與以防之終不用則不如不防也
今之計在經略南洋悉置領事官收故民之心而壯中
國之氣鐵甲火輪游歷海島旣不用戰而可習兵比之
機器同文固有實用卽較之招商舡政規模亦遠此眞
宰相之事也省防費以供游資又足以弭釁而示信如
此乃眞和矣和戎者聖朝之美事古來之通典非如石
晉趙宋之和也公宜以規畫南洋自任而以洋稅專供
費用較之鎮衛東門功烈廣狹可坐計而知矣闔運久
閉陳軫之口而息阮籍之駕偶因穉公要爲蜀游荏苒

遂二年方事之亟不敢通書左右今歲暮海凍休役之時恐此頌揚之言不登米湯之簿謹因北風恭叩興居敬賀年喜手奏不莊

唁二李

後泉尚書少荃中堂

廬次昨聞鈔報驚奉太夫人不諱遠惟孝慕

側息殉皇全福隆名耆年榮祿凡在海內莫不欽瞻

聖主自有慰詞非愚賤所復能譬勸也唯四方觀禮敬乃勝哀勉率諸郎以副喁望闔運自去秋喪其次子一家之學無可復傳臘日還家閉門守靜祇以卜宅未就不獲扶服躬詣黻帷謹上挽詞一聯恭述先德不整頌

贊貴貢微忱區區之懷當荷鑒照敬慰巨孝伏維將禮
勝喪臨啟懸遲

致易藩臺

笏山仁兄同年侍者自別三載竟絕音問亦不知手版
呈書苦樂如何閩運時一來城唯見門前白馬壯健猶
昔耳鄰居戴蓉軒秀才去年物故妻子無以自存屈指
時賢唯高義必加存恤屬陳母令閩運必致其意戴氏
所望於君者不至甚賒而煩我一通書有以知拙書之
賤銀錢之貴也乞飭賢子酌送若干戴氏幸甚秋深惟
起居自珍不宣

笏山仁兄同年先生節下貴署三節向有致送敝院酒脯米燭八事有交情者增以加羞珍異闔運受公儀而辭私贈自有書院以來未之有改也節下旣嘉貺渺然乞訪查舊例或新政刪除之故以釋羣儒之議謹以奉聞

昨諫設醴遂承補餽足徵虛懷待士之雅感荷感荷唯禮經節制過時不補祭居三重無反於初況於投贈而可索得乎家父求車見譏聖史以前告者懼代者遂去餼羊耳謹仍使返璧若至年間彼此不去者自可拜領嘉惠也又來貺二分一送監院一送主講或疑公欲

以屬吏相待不齒之賓師之列閭運以爲必誤解入事
二字所致監院向無犒賜未敢代畱必欲餉之自可徑
送今並以奉繳敬頌台安

致王祭酒

益吾仁兄祭酒節下東行專候使旌而不知揚州寫考
泊舟江都唯識一戴春林秋暮途窮不能問鹽商生活
明日卽發至淮安乃知星輅當俟冬初方到淮陰乞食
之地亦不可居遂渡故黃登岱頂直指厯亭矣意非不
誠緣猶未至悵望如何比想按部勤勞校文愉樂諸生
著撰當有成帙者閭運於羣經皆有所箋唯爾雅最精

而未遑鈔集有弟子周道洽亦稱敏悟屢促其及時成書亦未能也儻門下有能集古今注說者乞飭鈔一分見與以酬三箋之值京華間住便可下已意以發新聞此願定當讎耶沛南名士多今爲黃水濁流所淆未得出訪寄居丁夫人墓廬以待會葬乃後訪合肥覲七耶觀帝京元夕之盛遵海而南使車飄忽無常行客盤纏有限未必能相見也輪船上有何人託致一書特爲郵達鈔呈泰山詩二篇鈴下小史有能和者否張朗齋名爲不識丁而今有閩運爲之氓山東未可輕也晴來日久煖於湘上所居桐葉未凋羈情頓釋知念輒聞敬叩

道安不具

致裴船政

別後驚於征途未及歲報久聞三峽奇秀又加以香孫
贊揚及至其間殊失所望盛名難副豈獨論文惟灑豫
二孤石差爲不負此游耳雲安遵陸半月山行除夕前
宵稅駕白兔而二使星已前至蜀不獨按問東鄉至乃
注意丁公牽連僕妾道員中丁勞唐州縣中田李並登
白簡加以醜詞語甚含沙情同舞劍蓋由自恃廉儉少
所匡繩致此紛紜足以沮撓雖怨輕樊口終必消彌而
揆以情勢義當引退闔運好勸人去官又當據所見矣

入伏煩蒸尚欲往西山消夏否則且住爲佳耳久宜通
問因循便過三月實爲迅速輪便尙得再啟

去歲奉復書與少荃同讀共歎情文未幾卽聞傳說不
如意事並言從者勤勞意興索寞見僚屬輒默無言籍
意得道甚深內外交養朝命夕冰必非善測旋由閩藩
寄達一言及做縣志書一部還信云旌節已邁昨見恩
旨知許還鄉幸甚幸甚遂初可喜淮上秋清時物尤美
山梁水斲或犯清齋霜筍霧菌必多文宴親戚情話何
減朋友之樂耶閩運今歲小築山莊幸可容却檢點書
籍粗皆卒業明歲六十便可佚休惟山妻病困懼將先

我幼子蠢劣非復芝蘭然四美難并少安已足幸此生
差無負也湖南清絕公所不忘若命駕來湘當送君還
里手此奉候補寄志書

樾岑仁兄先生節下到家遲半日遂隔旌麾陵雪西行
玉珂紅旆比之朔風冰馬按轡燕徐別是川原一景而
闔運亦以其日阻風昭山洲渚間悽惻荒涼時復吟詠
人生情境事過皆佳想達人乃能領會也新撫至任聲
望自高雖俗論可蚩而王貢彈冠古人佳話惜才地所
限愛助如毛冀盡展鴻謨以綏邊服而已湘軍志已有
實錄本非史筆而好議者因此緣飾談柄紛紜不止如

桂志刊謬僅思白簡便當削毀原稟以免怨尤然恨晚
矣儒生喜事赴蹈如飴闔運少慕虛舟老慚鳴雁何爲
而爲此殊堪哂也思賢一席筠老非不勝任直以不能
居館故以相委而做省學規不容挈眷闔運方自教女
必不可離且左督於鹽務必有改置西商停捐議早萌
芽若朝入夕罷見嗤婦孺故要挾三端意欲託詞昨見
曾威毅云彼已力言不可以辭館之實被驅逐之名爲
幸已多咄然而止因荷詢及輒以相聞亡子童龀相從
盡傳已業未竟之緒方欲付之奄忽摧傷何但天祝自
去秋以後久輟研覃而蠶絲未終蟬蛻掘閱新春復至

舊習難除仍當閉戶山居聊以卒歲蜀裝頓餘千兩合
前產遂可得百畝之田昨至薑會見一住屋頗云完美
當俟三月移家徑往五年之內昏嫁頻煩過此再遊行
將六十自非時事催逼不服及四方也蜀中遂有治機
提封與之相接可與滋軒笏山遙爲友朋閩運亦得奉
書以代面對無咨遠鎮四海比鄰儻已奉真除不遽還
佐則秋間可詣訪耳貧窶危病復痊堪爲大喜然城中
自送台從後氣象便覺寂寥新年往還無因喜樂友朋
不可少一人今乃知離索之情矣夜中率復語太謹謹
亦以自感唯安神察覽

書院講席乃古人明農之事周公去攝王而居之故教化風行後世以待耆英實有古意記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王者之所以不臣師凡以示民也閻運在蜀自督部將軍皆執弟子禮雖司道側目而學士歸心非獨丁公下士絕倫亦實緣丁公夙有重望乃可言古人之禮若新起節鉞權位未崇信不及民遽言興教卽築黃金之臺徒招功利之人如鄭康成之入袁軍曹公反以爲罪也故校經一席閻運必不可處待公他日撫湘不辭自屈則賢於閻運者將至而閻運之應聘不待言矣儻徒曰脩脯豐厚固不爲商賈也

樾岑仁兄先生台席九月得手書其時正海波飛火之
候遠聞民頌具仰殊猷張帥跣奔石公珊至亦如胡咏
公之援常德曾滌侯之走祁門成敗不可論人具瞻何
能慰望乎孤拔比於曹彭伯仲問耳會當自投天網跪
就長纓闔運畱滯益州自居井底無緣聞鼓鼙而股戰
乃得以柔翰爲鉛刀笏山迂闊事情志不克展彼方不
足於人我復不足於彼蓋任才處世之難也天下相趨
於鄉原賢者又負其予智詩曰具曰予聖又曰發言盈
庭非處叔季習情僞不知詩言之可悲也仁兄儻亦三
復乎江海雖遙聲光如接封印放衙之後必隱然有吏

隱之心矣湘中自鹽粟興獄涸風乃滴舊時文友更成
市道此間局散將作行屨僧所著書次第寫成亦菁華
既竭之時然而不褰裳乘白雲者孽業重也又得博觀
世變煦濡故人冬至晴佳明窗手奏敬問同福不具
樾岑仁兄先生節下奉別經年聞高軒過長沙時辱臨
敝廬惜別眷游無任感念東西相距萬里爲程每懷廿
載之歡如話前生之夢雖學道相勸四海比鄰煦濡之
思何能自已况今風波駭動時事倉皇持節閩瀛近聞
琰夏便恐弈棋不定舉燭徒書無故震驚終成笑柄躬
在危局又不若事外之超搖也是以西風暫起每送危

心明月初生便吟清婉儻良會之不遠增他日之欣然
矣閩運重見繫維要之休戚方遭多事且許淹畱無可
爲名仍居講席今春忽聞婦病馳還料理語丁寧於婢
子託末契于後生三日而行仍已入峽湘干揮手擺落
俗緣此後山巔水涯一隨所遇行年五十始欲自如道
中注楚詞廿五篇頗疑屈生遠游未忘情於侍從將古
無獨往之轍抑生有衣食之累乎閩運力能自食游可
無方蜀水楚山芳菲靈異不能效伯夷太公居海濱也
東道主人當復啞然時暇幸以書報

樾岑仁兄先生節下在蜀奉兩書後旋謀還里亦欲東

游因循未行丁帥卽世當往弔問沈滯至今醅邸觀兵
注意船礮想督工勤實積習盡除亡羊補牢箝馬應客
肫誠之意足報朝知石公樸懇定相飲比李劉舊識輯
睦無間亦一時之良遇也閩運畱蜀三年終不能久故
及主人無恙時解館而歸既有倦誨之愆不復作臯比
之想家中差足自給隻身北游將買宅淀園聊充大隱
秋清泛櫂從揚淮陸行北上行有日矣鄒諮翁次子傳
灝家食維艱知交寥落莫能振拔閩運與之姻婭烝也
無戎因念節下篤志舊交尤庇寒士鄒子雖無技能誠
實無苟管庫之任差勝市人特與一書令謁鈴閣知必

加之拂拭稍潤脂膏附上所刻二經藉呈道正詩補箋
又大加增改擬俟明後年亦付手民以省學子傳鈔之
勞去歲又著楚詞注廿五卷方付蜀局剞劂未畢廿年
所研討略已宣矣嘗謂生平撰述當俟百年後有力者
開局校刊今爲門生迫索已出其半除詩文決不發刻
諸經注尙有應改者定本爲難他日仍須自刻殊違初
願也長妾及已嫁弟四女又相繼天逝心緒殊不能歡
然此生愛緣剝割盡矣老對孤鐙蕭然獨住俗情旣減
識力如增惜未得海上良朋同修同證瞻言旌旆無任
欽遲專肅敬安並問府中均福

與宋生

芸巖仁弟文席得惠書詞采博麗雅情幽怨循誦往復
中夜不怡未知吾賢何所隱憂而悵感若此及覽別紙
並原封衣銀語多悔憤然後悟儒者處世未能坦懷而
多有物累也夫以高才年少盛名早科操行狷絜卓卓
然不隨流俗而又非有原憲顏回之貧無羈旅餬口之
憂求之古今文儒其能得此者蓋亦鮮矣微獨儒生古
聖賢遭遇豐於此者又亦鮮矣相去稍遠雖未知平居
俯仰果若是之深瘖抑鬱與否而言爲心聲觀其書詞
度非故爲是牢愁曠達之言卽令心境相睽而旣已言

之心必慕之然則今日之遇宜若何而後自快抑終遂
無申眉之日是可訝也家境順逆吾不能揣知就其被
盜償盜一事驗之是殆一意孤行而視當世之婦人孺
子皆足當春秋賢者之責宜其見之不廣矣見之不廣
不足以鍼砭當世乃適足以疾疢我生故不能不爲吾
弟一開陳之也今世政廢久矣嘗以數大臣共守江南
名都而忽然被盜又嘗以七卿四相諸司數千百人共
守一京師而忽然被盜天下之有四川四川之有省城
省城之有陝西街陝西街之有客店客店之有宋孝廉
宋孝廉之有衣箱衣箱之有衣誠不可云太倉之一米

矣一旦被盜而曰有司之責何其重視有司乃至於此耶然既告之闔運闔運固非有司之比也遣一能緝捕者偵之而唐提督乃與聞其事焉非其無因而橫相干也唐提督偵之而懼我之窮其事則謝曰是不可治牽涉多矣吾適有衣可償則未知盜者之卽爲唐提督所遣耶抑別有有力者主之而不可詰耶要之緝者償贖天下之通義古今之明律無可科罪者也衣之不已而又贖之此則世故周旋之厚禮亦其以經術飾世故使其衣不出於償而因此以結交於文士宦亦君子之所許也乃吾人之處世則必有權於此受其衣答其意不

獨答其意我之所求在此也償於盜與償於官償於友
償於路人有以異乎無異則已償斯可受矣彼非重宋
孝廉宋孝廉非受之於彼凡爲閭運故也辭其銀示之
義不獨示之義且以杜其後日無窮之求與一時自得
之意以爲凡武人官人而有財者必意揣天下之儒生
文人皆好利而忘義故凡與世人交不可受其銖兩之
贈非矯激也受之則彼輕我而交不終亦全交之道也
兩俱受之兩俱還之如吾弟今日之所爲亦綽綽而有
裕而至謂其無重士之道與悔其往見之辱則大謬於
情而亦不安於義持此論之彼景許二考官張學使丁

尚書王院長其能高於帽頂而知重士固未可知使吾弟知之則又悔乎今年總裁幸而不取假使拔之高第則翁尚書寶中堂者固不知重士而無以高於帽頂吾弟知之則又悔乎悔之無窮而方寸之間唯有荆棘宜其牢愁隱憂而不能自遣也於是而有材材實爲累以其日挾所長而自困躓此所謂膏明自煎者也海內甚大斗室甚寬一日甚長百年甚促不求孔顏之樂而作窘迫之囚蓋其猶徇俗情未聞通論愛才者惜妒才者喜非所望於吾賢矣芸巖視余誠有不盡宜強飲強食曠然翠然文史優游衡門嘯傲時以暇日邀肯來游閩

運甕無硜硜之操頗有恢恢之志願以所見爲知者談
文詩俟點定後別寄先此奉復不宣

前得手書具諭邸吉去歲同學北榜勝西今又得李潘
必多佳選但華美實傷又在先達誘倡之玉女所以思
吉士也閩運區區所以望蜀才者不在卿雲之黼黻矣
還家二年做於編錄方贖故山棚作堂室城宅不戒土
木大興負債索索求者無極適有燕使因遂蟬脫來書
云云未遑深究今者攜持弱小安抵津門督府除館相
容不復言瞽宗之事比之丁公更爲優假虛名忝竊大
架狼狽惟有閉戶潛研聊充市隱吾弟與臬卿並茂才

德尊經首選宏我漢京若並得畱賢惟須養望廖劉明
慧深淺不同而並嫌輕躁因時箴之使進大道則友道
隆矣楊生聞漸安詳想亦習濡功利不可則止同則爲
謀勉之勉之所貴乎爲學者廉頑立懦化育英才也師
友之間而有所未孚此吾八年所以自咎而辭去且終
身不敢言教學芸子有心人能勿傷乎一士有成千秋
爲美願無以自輕也湘士多我慢又不如蜀而堅忍或
過之其教之當施斧斤僕病未能吾衰久矣且期暫置
以俟河清初到尙未移寓念急相聞可與臯卿共觀
畱館高選文名已振子元來乃云欲俟一二年後改外

任可爲莞然凡慮過則愚有庸人所不爲者而奇人故爲之此一說也陳之戲耶子之誠耶吾惟洗耳而已來書念欲相存此自至情但車僕返往費十千可供京官半月糧亦可省也已遣人覓宅淀園申前年之志但未知能得否湘士入翰林者有陳伯商落落雅人頗與俗忤閩運世交也可與往還浙之黃仲馥亦好事無江湖氣皆與介性相宜至於異議殊趣正通人所樂觀聽多聞見寡尤悔之所由非欲吾賢一之也猶以自持通以博學二者相須然後可論政學臬卿謁選能得湘令則爲佳耳升沈不在此但惜其棄書太早恐臨事自用又

恐膽識未壯出京時必可相見並問近好

致周學士

自菴大文學士函丈北行南返自致途窮獎許之餘加以贖餞少陵以左丞一誦其句而回首渭濱以此况之當何如矣臨行三會甚樂而從者不來趨門奉辭又聞臥疾歉然罔然載此情而還耳漕渠風水順利於仲秋中旬竟達泐寧涂中補注尙書大傳四卷鈔敍呈覽還山再當奉書先謝厚意不勝區區

奉九月手書嗛嗛拳拳彌增欽遲名人屢重家難相纏垂老措持殆難拼遣然脊原相守差盡友慈子舍貞姬

益明庭誥又公篤行所感也每與稚公論今世風流浸益浮僞如吾自公猶有正始之風而退處貧居元亭寂寞曾滌丈嘗云爾時位不過侍郎乃爲不遇今日云不過侍郎則不可矣閻運言若前禮侍亦未足傲子雲也以況雅懷知往言之不謬矣賢子在蜀雖病猶爲牧令中上中之才簡兄在此時避嫌不肯薦稚公亦未能驗見故閒居甚久昨翰仙爲謀令起病求一差委自效今推稅江陽此乃督府之特恩也若勤廉當可見知病小差仍可典城無以塵念院生中穎悟者不少惟用世才不多觀閻運荒落何足知教通經致用蓋有志焉講論

卷一
亦時以來誨勗之庶幾所謂開拓者耳漢書補注寫本
若成幸卽寄下此間設書局劄劄不難校勘亦有其人
閻運今春甫還因畱度臘明秋便當還湘緣湘中經席
殊不得人欲還更張不然反爲俗派也旬甫孝達比相
見否伯寅久不通問然恒相知聞晤言時千萬致聲冬
寒伏維尊候萬福爲頌

致王道臺

鼎臣仁兄先生閣下舟中一別不記春秋然消息時聞
漸入佳境想倦屬已得團圓無東西勞燕之恨卽可喜
也魯公事甚驚人如此舉措峴公力量甚大靜候指揮

亦有餘力及我乎盼甚盼甚衡陽馬先生字岱青酒狂也駢散文俱傲岸不羣同時富貴人畏而避之遂以窮死其子才不及父而窮過之不得已來投牖雲牖雲遂亦奇窮茫茫天下無可告哀竊思仁兄能轉窮爲通又憐才士特書相于並令晉謁嘘枯吹生尙不須升斗之水而已望若雲霖矣闔運比年跼伏荒洲聊避幣聘不然人人皆爲大人單派我作師耶甚難堪也

致陳道臺

伯屏仁兄先生閣下去歲見復賀生書已灑灑盈幅具感相念八月得惠函及八先生事狀乃知鴈行折一慈

侍曲承抑痛強歡誠勞心慮但名聞天陛祠在桐鄉修
短之期誠當委數如聞久淹郡事志在江南棄地依人
實非良策方今兩洋瓦解二王復用局勢未定尺土可
階若率吏求人連城保障平原之業亦在書生縱不得
權差可守職或奉親還里依然故我一盤日宿較勝旨
甘已得一苻翻思作客甚不可也闔運伏居舐筆差信
無求獎望殷殷非敢聞命畱壩循政遠未前知昨詢門
下景君云皆實錄尙待訪之明哲以述嘉猷惟宣付之
臣未宜家傳頌贊書後則可勉爲仁兄友弟之情惻惻
相感闔運無望溪亭林之名實有嵇康鄭谷之疏慵逋

債滿牀分陰難惜唐鄂生所謂假臣以時日是在仁明耳自蜀還了不欲出門又因少荃中風北游半歲今諸公袞袞坐聽升沈不仕無義吾知免矣專復

與易世兄

中碩觀察大弟侍者昨與子大言兩仙童之說託其轉達想未能盡言也今海內有如祥麟威鳳一見而令人欽慕者非吾賢與重伯耶然亦惹非笑不盡滿人意者重伯好利中碩好名故也好名非獨好忠孝之名卽母姊皆仙白呂神交皆是浮名見諸行事害不及人故無妨也筆之於書有目共見則生同異矣同必有異則必

損名強謂無傷人實傷之故吾爲仙童之說謂夫仙童有玉皇香案者兄日姊月所見美富士苴諸天遺棄一切是上等也有幽居巖穴草衣木食者一旦入世則老虎亦爲可愛金銀無非炫燿心逐目移乃至耽著世好情及娼優不惜以靈仙之姿爲塵濁之役甚則以劉永福爲賢於李鴻章馮軍機可以繼曾文正是其蔽也闔運常見貶於金仙有詩爲證此十餘年來大有不同故敢誦所聞請吾賢自擇之不足示尊公他可知也亦不足辯論辯又好名矣

兩得手書及見贈名篇已裝潢黃泥壁矣游詩才氣老

成是近年進境警秀不及巴船比三魂則不可同年真假不同喧寂不同也六女相別有信寄五姊無一來衡者無從問訊知復有江湖之游有一語奉勸必不可稱哭菴上事君相下對吏民行住坐臥何以爲名臣子披昌不當至此所謂可惜函樓無板凳者此之謂也若遂隱而死朝夕哭可矣且事非一哭可了況又不哭而盲充哭乎閭運言不見重亦自恨無整齊風紀之權坐觀今代賢豪流於西晉五胡之禍將在目前因君一發之無以王夷甫識石勒爲異也

與丁壻

康侯世講甥及棣芳均好前得京東兩處書方欲作書
寄京旋又得十月來書乃知康侯已還東寓矣棣芳又
云當附鄂使寄信今亦未至想未便也女子有行最不
宜眷戀母家亦如人臣許國不宜謀私家事棣芳聞教
有年矣尙不知此義耶今年心緒不佳爲國家多故不
知究竟如何欲游不敢悶居無味加以六女多病恐成
內傷九十女長大未嫁若無姐姐照應隨我更爲累贅
三婦畏事四婦稚弱家事無託以爲焦悶更不暇念及
遠嫁人也本欲寬心反接得煩心音信於遠人何益乎
時事如此惟以蒙頭過日爲宜過年亦不相宜故今年

不進省但在鄉下看龍鏡師子耳二姊到永興學署聞亦多病三姊本回因其兄公病故不能抽空我明年仍在衡州黃氏外孫及盈孫同學讀書均已上路此則可喜也夏榜眼程舉人廖李拔貢俱入書院肄業更有陳完夫內齊極爲熱鬧如康侯仍來肄業是男子壯志正事耳令兄遷廣東地較繁華而更難治庸人以爲喜我更不喜也昨因在鄉過生日來者數十人朝夕極忙兩日後稍暇又安頓年事雨雪陰寒密密作書順頌堂上年福

與鄧直牧

得書知之捐官既太大送禮又違例因來人遠攜姑存
果菜玻璃台及一骰仍付還行事以穩慎量入爲望

致王訓導

理安仁兄先生道席浙使促程賢賓闕侍仍承寵送適
愧粗疏竊計祭酒扳纏商農祗候必居左席不屑蝸樓
在北還書未卽申問昨得兒子書乃知獨隆高節終仰
裁成志稟全清高軒乃去非言可謝願已增惶謹卽擬
上序文直書本末寄呈點定便可付刊方志中有陳小
心乃曹鏡兄本師已索曹稟底忘撰增入並乞再索用
例語補於上篇之末其詞旣求代作不必又拘泥筆迹

必需原手其餘闕略者可增則增黎文肅子來書以其
父引劉岷云云爲薰心利祿賢哉達識欲過陳咸此語
得之親聞涉筆實錄初無譏刺之意且黎子前已熟讀
未聞異詞今復有言自可不論然嘉其志概欲全其孝
卽將闔運所論二句刊去亦乞轉致黎子及同志諸公
俾知闔運陽秋初不借官書說私話故毫無定見也諸
表有宜與傳相間者亦求照開呈自序定其前後來樣
又少橋渡石路三表又須將故城圖改爲沿革十三圖
其作中星諸表者宜並列者均求垂念公私代爲安定
高陳謬醜不足辱賢儻肯北來謹畱畱文計期一月便

卷一
達亦使京師羣公知吾宗大有人也

與瞿學士

子玖仁兄世先生台席江行悉荷提挈復命竟在宣後
何亟亟耶蓋天沾逗畱有前緣耳闔運於六日到津卽
書奉候甫兩行筆誤而止昨聞中子天殤羣兒驚惜並
云聰明絕世非塵中人也恩慈悼痛豈獨孔妻悲向而
已然莊生所壽達者知之若猶相對歔歔便妨深愛想
能灑然也闔運來此稍遲已無坐處然此特官話其中
曲折已告劫剛彼若不信公亦可不信矣昨與筠公書
云闔運到處荒唐此則官話中之私話又未知諸公信

否也餘俟新命後續聞先此奉慰並復兼問同安不具
致朱署臬

竹石先生道席廿年聞譽一旦傾襟非獨高李之舊緣
乃勝黃劉之宿好因由朗映亦見才難奉別以來欽欽
長遲朱梅香發金護日麗蘇民漸起剛律傾筐暇豫清
關公私欣喜東風始至引望歡然闔運雨游焦山月渡
洞庭風水平安帆檣順利行未一月遂息蓬門城宅山
莊俱可容邾積債半清卒歲有衣五年以來今冬差樂
所尤喜者聘書不到免患爲師刻志已成無勞握槩臘
深冬煖歲盡日長旦接知心夜容靜坐雖賓客之盛不

如吳下而閒適之趣有過香山時復思及修庭以爲一
粲先生見此莞爾可知王生當已司釐三條尙希畱意
中流旣云自在公事不必認真芹獻之忱攬回有味又
足一申眉也

湘綺樓箋啟卷第一